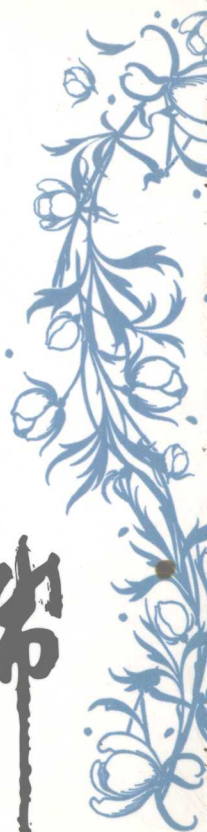


丽端 / 著

在这小小的世界里
难道唤醒的只是痛苦



云荒纪年 丽端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云荒纪年·苍平卷
Ge Yunduan

隔云端

丽端◎作品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隔云端/丽端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80742-245-7

I.隔… II.丽…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9264号

出版者 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6
书 名 隔云端
作 者 丽端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工业区一号楼101号 电话 69590350
开 本 32开
印 张 10
插 页 1
字 数 268 千字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ISBN 978-7-80742-245-7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25年 第二冰帝国三七五年
白珞珊出生于歌岛。
一10年 第二冰帝国三九零年
白蔷薇号帆船出航，于碧落海璇玑列岛遇到纯煌。
(以上，见沈瓊瓊《云荒往事书》)

空桑纪

1年 毗陵朝太初元年
星尊帝与白薇皇后统一云荒，伽蓝城建立。
2年 毗陵朝太初二年
无色城建立。
同年星尊帝远征碧落海，空海之战爆发。
4年 毗陵朝太初四年
翼族插手空海之战，海皇力量被带往云浮城封印。同年云浮少城主离濇获罪离城，被贬往下界转生。
5年 毗陵朝太初五年
纯煌战死，海国覆灭，龙神被镇入苍梧之渊。
同年白薇皇后起兵叛离星尊帝，于苍梧之渊战死。
41年 毗陵朝太初四十一年
六王分封制度确立，伽蓝白塔建造完成。
52年 毗陵朝太初五十二年
星尊帝驾崩。
此后，若干王朝更替……
约4550-5000年
天玺朝 华熙帝命太医院研制出了“化生”配方，可以用药力来强行控制鲛人变身为人。
(以上，见沧月《镜》系列)
天玺朝
5329-6537年
嘉泰朝 云荒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朝代。
王朝末期帝位长期悬空，导致六部混战。
6537-6809年
天祈朝 高祖鸿勋封九子为九大诸侯王，摄夺0空桑六王实权。息风郡首府越城被选为陪都，改名越京。
苍梧王反，盛宁帝不弃死于乱军之中。
6809-6850年
苍平朝 先主彦昭，回朝伽蓝，复空桑六部旧制。
后主即位两年，献城投降叛将凤梧。
(以上，见南翎《云荒纪年》)
6850 梦华朝
梦华王朝建立
6910 梦华朝
苏摩诞生于叶城西市。
6940 梦华朝
苏诺从苏摩体内分离而出，苏摩失明。
6969 梦华朝
承光帝继位，立白莲皇后。
6978 梦华朝龙朔十一年
真岚诞生于西荒霍图部落。
6980 梦华朝龙朔十三年
白璿诞生于姑射郡首府月照。
6983 梦华朝延佑元年
真岚归国继承王位，立白璿为太子妃。
6988 梦华朝延佑五年
冰族在智者带领下，从西海上归来，入侵云荒。
6990 梦华朝延佑七年
真岚迎娶白璿，婚典当日“堕天”发生。

同年，苏摩离开云荒。
7000 梦华朝延佑十七年
十年孤守后，帝都告破，空桑灭亡。
无色城开启，十万空桑遗民进入水底长眠。
双城镜像分裂

沧流纪

7001 沧流历元年
冰族入主云荒，神秘智者统治了大陆，建立沧流帝国。即历史上的第三冰帝国。
7040 沧流历四十年
砂之国霍图部落乱，被镇压。
7050 沧流历五十年
鲛人复国军起义，被镇压。
7067 沧流历六十七年
云焕诞生于格林沁荒原的朔方城。
7075 沧流历七十五年
曼尔戈部绑架人质事件中，云焕为空桑剑圣慕湮所救。
7080 沧流历八十年
云焕拜师。
7083 沧流历八十三年
云烛被封为圣女，云焕返京进入讲武堂。
7091 沧流历九十一年
苏摩归来。那笙解开第一个六合封印。
同年，空海之盟结成。
7092 沧流历九十二年
云焕入狱，云烛自杀。
同年，伽楼罗研制亦告完成。
伽蓝白塔倒塌。破军少将血洗帝都，屠戮十大门阀，成为沧流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7093 沧流历九十三年
空海联盟与沧流帝国进行了最后的总决战，并取得了胜利。
海皇苏摩死于哀塔之中，破军亦被封印。
十二月一日，无色城关闭。
双城对峙的时代结束

光明纪

7094 泰启元年
(沧流历九十四年) 一月一日，空桑宣告复国。真岚即位，成为开创“光明王朝”的中兴之主光华皇帝。
二月十五日，龙神率领鲛人回归碧落海。
7100 泰启十七年
光华皇帝驾崩。
中州人慕容修之子朔望继位。
(以上，见沧月《镜》系列)

年表已经结束，而传奇刚刚开始……

By 沧月&沈瓊瓊&丽端

(注：云荒世界为非开放性体系，不经授权或者邀请，请勿擅自使用该设定。)

不知名的时代

约—5000年

同一时期，云贵本土开始有人类的活动，以部落形式出现。

约—4000年

第一批中州移民来到云贵，与当地土人混血成为冰族。

同一时期, 镜湖以东的青水流域, 以农耕文化为主的部落开始繁荣并整合。

约—3000年 第一冰帝国纪年

在云浮人的帮助下，冰族统一云荒大陆，史称“第一冰帝国”。

同一时期，青水下游的小国林立，碧落海鲛族部落兴起。

—2370年 青藝历元年

(云荒信史的开端) 青水下游的小国青夔成立并逐渐强大。

— 2004年 青藝历三七四年

武襄成为青葵国王，继续扩张疆土的战争。

— 1999年 青藝历三七九年

冰什弥亚帝国与云浮人决裂

一 1989年 青夔历三八九年
青王武襄的军队进入冰什弥亚首都比丘京，第一冰帝国灭亡。

— 1984年 青藝历三九四年

青王武襄去世，其子清任继位。

一 1979年 書藝歷三九九九

巫姑瑶姬生下了“盲先知”朱富。

— 1959年 青藝历四一九年

壽王溥任去世 其弟海若繼位

— 1952年 青藤历四二六年

“九死无生” 是年冬 毒蕈分裂 毒蕈历终

冰天雪地，横渡镜湖。暂时离开了三苦历中的主舞台。

— 1953年 七国时代开始
(各自纪年) 云荒西陆进入诸侯林立的时代, 空桑六部逐渐成型, 魔君神后的传说开始出现。第一个留下名字的皇帝名为御风。

约—1300年 海国纪年

蛟族各部落完成统一，在碧落海建立海国。

倾天之战：鲛族正式反抗翼族统治，云浮灭亡。

—400年 第二冰帝国元年

冰族人越镜湖而来，控制云荒全境，建立第二冰帝国，再次使用了“十巫”制度。

—32年 第二冰帝国三七一年

星尊帝出生于空桑岭。

[illegible]

目录 Contents



「等我……复活……」季宁忍住珠子劈开食道直钻心脏的痛楚，
力竭地倒在地上，断绝了呼吸。

十五 焚心

十六 旅人之墓 ■ 十七 烈焰 ■ 十八 狷之原 ■ 十九 叶城之战

光影咒将季宁和明石两人的性命系在一起，若是三百后明石不回来，那么……

二十 罪

二十一 五斩 ■ 二十二 死别

这个人……没有心。水华原本轻盈透明的灵魂蓦地碎裂成片片万片。

末章 复活的回忆

309

266

186

前章 忘却的记忆

被花儿选中的客人，请问你是谁？女孩无神的眼睛发出美丽的光芒。

一 读忆师

二 旧伤 ■三 杂耍艺人 ■四 火

20

五 解封

当年究竟封印了什么样的记忆？这一切是否会改变季宁和那个盲女孩的命运？

六 阴谋的开始 ■七 阴谋的继续 ■八 在路上 ■九 冰之魄

61

十 情与伤

冰族这几年的侵袭无非是一场大战的序幕，幕布后隐藏的才是对空桑人真正的考验。

十一 相逢似梦中 ■十二 囚 ■十三 鸟灵 ■十四 凝水成冰

117



724759
76

前章 Yunhuang Jinian
Ge Yunduan



忘却的记忆

你在雾海中航行
没有帆
你在月夜下停泊
没有锚
路从这里消失
夜从这里消失

鸥群醒了
翅膀接连着翅膀
叫声那么凄厉
震颤着每片合欢树叶
和孩子的心
在这小小的世界里
难道唤醒的只是痛苦

——北岛



季宁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想，就算自己一生的遭遇早已如火药一般囤积在木桶里，那也是路铭点燃了命运的导索。然而这种念头同时让季宁羞愧难当，如果一切重来一次，他相信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命运是一串巨大的碾轮，被上一个碾轮碾压的人推动了下一个碾轮的滚动。

那个时候，季宁十岁。在旁人眼中，他是个古怪的孩子，却也拥有一个生长在海边的孩子所有的幻想和冒险精神，热衷于逃出私塾先生的课堂，奔向村外无际海洋的漫漫海滩。不同于其他男孩子的是，季宁常常无视石头缝里爬来爬去的螃蟹、被潮水冲上沙滩活蹦乱跳的海鱼，他专门拣拾一些被潮水从远方带来、磨得平滑圆润的石子，不知不觉间收集了大半盒子，藏在床头的抽屉里。

于是那天季宁被一颗颗石子引到了路铭的身旁。

季宁第一眼看见路铭，惊骇地愣在原地，以为自己发现了一具尸体。那时路铭伏在沙滩上，双臂前伸保持着向前攀爬的姿势，却是垂着头一动不动。汹涌的波浪一次又一次将他的下半身淹没在水里，有缕缕的血色从他的身下扩散到透明的海水里，仿佛一根根的红线想要重新将他扯回大海深处。

大着胆子走近，季宁觉察到路铭的身体还在随着呼吸微微起伏，他轻轻唤了一声：“叔叔，你怎么了？”

路铭身子一颤，挣扎着从沙地上抬起头来，便看见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孩儿蹲在自己身边，男孩穿着南滨当地人特有的白衫小褂。他张了张嘴，却发现严重脱水的喉咙根本发不出一个字来，他只能勉力回头望了望自己的腿。

季宁知道他的腿不能动，便弯腰架住路铭的一只胳膊说道：“我拉你上来。”

路铭点了点头，咬牙用另一只手撑住地，想要将身子从刺痛伤口的海水中解救出来，然而他颤抖的手臂早已无力，以季宁一个孩子的力气根本无法挪动他分毫。

“你的腿伤了，需要上药。”季宁蹚进水里，仔细查看了一下路铭的伤势，重新走上岸来，“叔叔你忍着点，我这就回去叫人来救你。”

过了一阵，季宁果然回来了，还拉来了家里的管家于伯。于伯肩上背着药箱，手里提着食盒，一边被季宁拉着奔跑一边喘着气道：“小少爷慢一点，当心摔跤……”

“我们先把他拉上来。”季宁见路铭仍旧一动不动地伏在原地，连忙招呼着于伯。

他们终于将路铭从海水中拖上来，露出了他一直流血不止的伤口。

“是被桃花水母蜇伤的？”于伯一看到路铭腿上形如五片花瓣一般的伤口，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年轻人，你是从哪里来的？”

喝了几口季宁喂来的清水，路铭终于积蓄出一点说话的力气：“交城……”

“你说谎。”于伯的口气蓦地严厉起来，“你是从海里来的，否则不会被近海的桃花水母蜇伤。根据朝廷的禁海令，出海需要随身携带官府的路凭——你的路凭呢？”说话间于伯的眼光已瞥向路铭腰间所系的防水褡裢。就算是遇到海盗或风暴跳海逃生，任何人都不会将重逾性命的官凭置之脑后。

看着精明的管家眼中的怀疑，路铭虚弱地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

“于伯，先给这个叔叔上药吧。”季宁在一旁催促道，随手在药箱

里翻拣着。

然而于伯却拉开季宁，关上药箱重新背回自己肩上，面色沉重地对路铭道：“年轻人，不是我不肯救你，实在是桃花水母的蜇伤我们根本就无药止血。如果你有出海的官凭，信得过我，我就拿着到官府里去领药；如果你是私自出海，违反禁海令，请恕我们小百姓不敢和有私通冰族嫌疑的人来往。”

“那么，可以帮我雇一辆马车么……”路铭低低地吐出这几个字来，重新将抬起的头倚回沙滩上，仿佛这句话已耗尽了力气，然而他的眼睛，仍旧带着恳求之意望着于伯。

“叔叔，你先吃点东西……”季宁刚想打开食盒盖子，于伯已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向远处拖去：“小少爷，我们快走吧。万一被官府发现我们和通海之人往来，可是有解释不清的麻烦。”

“于伯，这样他会死的！”十岁的孩子挣扎着，却敌不过中年人的力气，只能徒劳地尖声叫道。

“小少爷，有些事情你还不懂。”忠心的管家一手扶住肩上的药箱，一手拉扯着挣扎的季宁，渐渐消失在沙滩远处。

路铭看着他们走远，他吃力地伸手过去拉他们遗忘的食盒，却打翻在地，散落出几块薯糕来。他抓起沾满了沙粒的薯糕，看也不看地塞进嘴里去。等到终于有了坐起的力气，他用牙齿撕扯下自己的衣袖，紧紧地裹在右腿上的伤处，却无法止住不断流出的血。那种被官府视为近海屏障的桃花水母，有着特别的毒素，可以破坏人的凝血功能，若是没有特效药物治疗，砂砾大小的伤口中就会不断涌出血来，虽然缓慢，却足以渐渐耗干一个人的生命。

沙滩上很静，只有波浪不断拍打海岸的声音，单调得如同幼时母亲哼唱的摇篮曲。路铭努力朝着前方爬了几步，便疲倦得直想昏睡过去。可是内心深处却不甘心就此睡去，拼命叫醒了他的神志，让他再度拖着毫无知觉的右腿朝前爬去。

“叔叔，叔叔，你醒醒……”孩子清脆的童音穿透了黑暗，将陷入

溷浊的路铭再度唤醒。他吃力地睁开眼睛，看着季宁近在咫尺的脸，他不知道自己身后的沙滩上已蜿蜒出一条长长的血痕。

“我偷了好多止血的药来。”季宁开心地捧出一堆大大小小的瓶子，走到路铭身后，重新给他的伤口上药包扎。

虽然明知道孩子带来的这些寻常药物无济于事，路铭还是满心感动。下一刻，季宁将一把雨伞递到他手里，关心地道：“叔叔，今天晚上要下雨，你拿伞挡一挡吧。”

路铭知道自己不能指望这个孩子将自己运到村里去，只好问：“你知道风鹞么？”

“风鹞？我知道啊。”季宁显然兴奋起来，“风鹞就是云荒飞得最快的鸟。”

“是的，所以一般用它来送信。”路铭微笑道，“你可以找到风鹞么？”

“我没有见过风鹞。”季宁摇了摇头，“听爹爹说风鹞是很珍贵的鸟，驯养好的风鹞我们整个白川郡恐怕只有首府随州才能找到。”

“哦。”路铭失望地应了一声，他知道从现在身处的白川郡南端海岸到首府随州，需要步行两天的路程。而以他现在行动不便、流血不止的状况，根本无法撑到，何况就算到了随州，那些官府驯养的风鹞又怎肯借给他呢？

“叔叔，我要回去了。”季宁见路铭只是垂目不语，便收拾了药瓶再度道，“我明天再来给你送吃的。”

“多谢你了，小兄弟。”路铭醒悟一般道，“我的褡裢里有些金铢，你拿去吧……”

“我们家里不缺钱。”季宁赶紧把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逃跑似的道，“我走了。叔叔明天见！”

“明天见。”路铭微笑着道。就算为了空桑这些可爱的孩子，他也绝不会在心愿达成前死去。看着季宁的背影，路铭盘算着明日无论如何要托这孩子给自己雇一辆北上的马车。

当天晚上果然下了雨，海风裹着雨丝瞬间就湿透了路铭的全身。他打开季宁送的伞，谁知撑开的伞立时灌满了风，挣脱了他的握持凌空飞去，在远处的沙滩上咕噜噜地旋转，最终被波浪舔进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他曾经拥有的一切，远得再也无法抓住。

第二天，季宁没有来，也不曾有任何人踏足这片风雨交加的海滩。路铭知道自己发烧了，可整个光秃秃的沙滩上连遮雨的山洞树林都没有，他只能仰着头，让迎面落下的雨水滋润一下火烧火燎般的咽喉。

第三天，季宁仍然没有来。湿透的衣服黏腻腻地贴着火烫的身体，路铭模模糊糊地看见远处有人影，似乎是赶海的村民。他想要呼唤他们，声音却微弱得只有自己能听见。而那些村民无一例外地站在远处，惊悚地看着他，最终像逃避什么怪物一般匆匆离去。

到这个时候，路铭几乎后悔没让于伯将自己交给官府。就算那里等待他的是无休止的怀疑和拷问，也总比腐烂在沙滩上要好多。这种在众人围观下慢慢死去的感觉，让他一向自诩坚强的神经也绝望得几乎要崩溃。这些淳朴蒙昧的村民，虽然怯懦得连靠近他都不敢，却也没有人会想到劫掠这个奄奄一息的异乡人。

第四天，路铭撑住一块礁石半躺着坐起，眼睛看着淹没在远处树丛后的北方天空。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连续几天被高热折磨得一片昏沉的头脑仿佛得到了最后的一丝清醒，手足也蓦地灵活起来，让他足以将腰间沾满了沙土的防水褡裢解下，紧紧抓在手里。这用性命换来的东西，绝不能随着他一起腐烂，可他现在只能指望那些村民能够因为好奇心和贪婪心而看到它，让它能够拥有一丝被发现和重视的侥幸。

“叔叔，你躲到这里来啦？”清脆的童音从礁石后响起，让路铭激动得手一抖，防水褡裢落在了沙地上。

“我给你带了水和吃的。”季宁捧着水壶从礁石后转出来，一边给路铭喂水，一边道，“这几天我被爹爹关起来了，今天才偷空跑出来。”见路铭勉力笑了笑，季宁兴致勃勃地打开一个木盒子，露出里面各色圆溜溜的石子，“叔叔若是像我一样能听到这些石头的说话，就不

会孤单了。”

“你能听见它们说什么？”路铭一边凝视着季宁稚气的面容，一边嚼蜡般吞咽着口中的薯糕。

“每一块石头说话是不一样的，有的还会唱歌呢。”季宁急切地看着路铭，小脸有些发红，“叔叔，你相信石头能说话唱歌么？我爹爹他们都不信，村里的孩子还笑话我是骗子。”

“云荒上有人能读出被各色物件记录的声音和影像，他们被唤作读忆师。”路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面上却带着微笑，“听说只有最纯净的心灵才能达到人与物的沟通，听到看到这些记忆，所以我相信你。”

“读忆师？”季宁欢喜地笑了起来，“我喜欢这个名字，叔叔你懂得真多。”他眼看着路铭再度疲惫地闭上眼睛，便从盒子里挑出一块白色的石子放在路铭手心里，“我最喜欢这块石头了，它发出大海深处蛟人的歌声，能让人睡觉时做出美丽的梦。”

“睡觉”两个字明显刺激了路铭，他霍地睁开了眼睛——以他现在的身体，这样一睡，恐怕是再也醒不过来了。他动了动手指，发现自己再也使不出力气来，便微弱地说道：“小兄弟，你帮我那个褡裢打开好么？”

“好。”季宁答应着，解开了褡裢，发现里面除了一把防身的匕首、几个金铤，便是一个蛇皮小匣，匣子里是几粒色彩黯淡的蜡丸。

“这些蜡丸，你帮我收着好么？”路铭喘了几口气，郑重地看着孩子惶惑的眼睛，“若有机会，帮我送到越京兵部员外郎玄林大人那里，越快越好，就说是路铭以死换来的。”他一口气说了这些，心头的凄凉越来越深重——自己临死之前，居然不得不把这样关系到整个空桑命运的东西托付给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叔叔……”季宁清脆的童音低沉下来，带着孩子的悲伤，“叔叔你要死了么？”

“是啊，所以你一定要记着刚才叔叔说的话……”腿上的麻痹已渐渐蔓延到腰间，路铭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挪动一步，而生命，又能支撑到